



“扶病而出，盈盈下拜，楚楚动人”

○ 余昌民

清代袁枚门下有二三十名女弟子，个个堪称“扫眉才子”，其中金纤纤更是被袁枚看作吴门闺秀中之“祭酒”。吉林人民版《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卷）》写袁枚亲往探视纤体弱质的金纤纤，她“扶病而出，盈盈下拜，楚楚动人”。

这十二个字令我神驰良久，历久不忘，不仅因为写活了那一刻的万种风情，更不由得惊艳于汉字的精微与能量。我不知道换了其他写法，又能写成怎样。

原来中文可以用得这样简练而传神。可是我们却不会，带偏见的课本和凉白开似的书报文字把我们生生从老祖宗身边拉开去，我们的语言越来越显得信心不足。

尽管我不必像文史哲学者那样因为同老祖宗的疏远而苦恼，但也依稀意识到隔绝了惊人丰富的堪称营养和素材的知识。于是我开始阅读古文小品和笔记、札记，文章都很短小，随时捡起，随处放下，很好读，不觉已经过眼两三千篇了。尽管我既没有童子功夫，也没有专家修为，熏而染之，也多少得到了沾濡，从而影响了文风。从这些阅读中获益最深的，莫过于简洁、辞采和气势，而天下文章——旨在记事、论理或传（递感）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明代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描写日月湖，“二湖连络如环，中互一堤，小桥纽之。”干净得没有一丝浮尘，却生动如画。

也是明代的归有光，纪念陪嫁丫环寒花的《寒花葬志》仅114个字，却成为传世的名篇。中段73个字，温润地写了两件小事：

婢初媵（陪嫁）时，年十岁，垂双环，

之盈瓠。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妻）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生活的细节，栩栩如生，一家的温馨，萦回胸中。人寿几何，世事繁缚，我们只有心情读短的文章，那么是不是也要习惯写精的文字？

文章的辞采，现代的我们失落得太多，几乎像海外的华裔，只会拨弄有限的几个干瘪的字眼。清代牟愿相在《小懈草堂杂论诗》中尚遥慕古人：

第一句：“轻驱徐起何洋洋”，恰如舞女初至，呼其小名，姗姗欲下。

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给远游归来的朋友写信说：

昔司马太史足迹半天下，故学日以闳。今足下乘兴北游，欲涉太史公香尘乎？归来时眼底江山，担头风月，当与俗辈平分也。

如此写来，比清汤寡水、唠唠不尽的言语不知要有滋味多少倍！

1976年晚春，国事螭蟾，清华名教授常迥在给我的信中安详地写道：

北京市一切如常，颐和园玉兰盛开，吸引了不少游人。想现在值江南草长，杂花生树之际，气象万千正是大好春光，不胜驰想。

我后来知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

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丘迟（南朝梁）写给陈伯之的劝降书，1500年来不知被多少文士引用。常先生旧学扎实，故能信手拈来，不着痕迹。

不难发现，有色彩、有张力、有形象、有情感的文字多是出于文言功底好的前辈（当然也有青年博学者），他们装点以珠玉，适度地文白杂糅，创造出了既简洁又富丽的文字风格。胡晓明是这样描写古镇山塘的：

这确是一处小店如棋、画桥如网，柔橹代梦、片舟如梭的锦绣温柔水乡。

我喜爱胡晓明的《江南文化札记》，其中《邓尉山》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

忆梅梦梅，都成断魂恨绪。文化江南的芳菲之美，说到深处，是悲凉，是怜悯，是说不尽的湘累哀郢之情。那细草笼沙的横塘古道，白云迷树的邓尉山，谁来商略江南的春事？

已经分不出何为古，何为今了，自成一种文化底蕴丰厚的漂亮文体。其实，这一方向并不是从古人那里开掘什么，而只是从古人那里补续什么。

近日在报上见方寸广告《告自费出版学术著作作者书》，是一篇时下难得的妙文，书云：

世有甘于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者众也，然宏言说论及至幽微心得难以刊行公布者亦众也。即自倾钱囊、印刷成书，亦难进书肆，分赠亲好而外，余之泰半，难免东堆西垛之繁难，而有“藏之名山”之讥嘲，社会读者亦频发“参商两不见”之憾，可叹之至也欤。

丁亥将尽，戊子候至，鄙店发起“书香新年”活动，诚愿引凤入巢。举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之作者，皆可于二零零八年一月廿七日下午携书前来签售，信矣此举于读者、于作者、于鄙店之为幸事。签售之后，鄙店亦拟择其尤者进货上架，常年陈列以待慧眼识珠者。

如蒙不弃，有意诸可与鄙店伙计姓张名慧者商洽有关事宜（63200651），身居外埠、

不便来沪者亦在欢迎之列。

上海古籍书店谨启
丁亥孟冬

妙就妙在透出既文亦诚的气息，宛然身着长衫、通情达理老者的声口，十分贴切古籍书店的身份。

古人的好文字，自有一种磅礴的气势，如骆宾王《讨武曩檄》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就连现代目空古今的政治宣言，不也屡屡借用吗？董桥在《语文小品录》中引用了一段轶事：抗日期间宜昌失守，陈诚免职，蒋介石还要严惩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郭忏，那场战役实受老蒋操纵，郭忏自料必死，去向樊崧甫告别，樊崧甫授意他抽象认过，勇于替死，并代拟文辞，大意是：

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

后来郭忏果被发往军前效力，戴罪立功。行文竟出此奇效，能不叹服？董桥还嫌不够，翻写成白话文取笑一通方罢。

熟友之间翰笈来往，用文言笔调，故作庄重语，可生调侃之趣，也不失为风雅之事。五年前好友吴万平撮合我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版主编胡洪侠晤面，我随兴写了电子邮件给吴：

胡先生仰慕多年，有心结识却不便造次。既然蒙赐雅叙之机，下周你来择一静处，由我作东，若何？论年齿，不足三年便届耳顺，胡先生长我幼我，不得而知，想象中忽而长髯儒雅，忽而中年倜傥，如云气变幻耳。

以此续貂，聊发诸君千里一笑。❶